

本文用作標題的這句話，借自王家衛給《從前的優雅》（李舒著，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寫的序。

收入書中的20多篇文章，記錄了過往的歲月，以及沉浸在這些歲月裏的人。

這幾年來，借助於微信公號等新的媒介，掌故新寫的熱潮在文壇興起，

以名流軼事為主要內容的文章，在朋友圈廣泛流傳。

寬泛地說，本書也可歸入掌故寫作，不過，從史辨之精良到文風之雅韻，

書中各篇均有獨到之處，與那些炒冷飯、灑狗血的文章截然不同。

浮世花：上海灘的時尚風情

如王家衛所說，本書作者「擅寫亂世浮生」。書中寫到的人物，大多屬於此列。或許和我的閱讀偏好有關，書中寫到的幾位男性，如袁克文、王世襄、林語堂、蔣廷黻、梁思成、邵洵美、鄭天挺、木心，他們的事跡逸聞，我相對較為熟悉。書中寫到的女性，有不少卻是我之前沒有關注到的，讀得愈發津津有味。即便如林徽因這樣已成「網紅」的女性知識分子，作者還是寫出了不少新意，究其緣由，大概因為這些人物身上寄託了作者更多心悟。

寫得最耐讀的幾個女性，屬於時尚的上海。比如，第一篇裏寫的唐瑛，畢業於教會學校，是第一代上海灘交際花。注意，作者特別說明，「交際花」在當時是個褒義詞。唐瑛一進入社交場，就成為「所有女孩的梦想」。她就是時尚的標杆，一個人養活了上海灘一年的裁縫。名媛之間似乎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唐瑛表弟媳婦的姐姐嚴幼韻，同樣是上海灘社交場上耀眼的明星。這位綢緞莊富商的女兒，在1927年9月復旦開始招女生時，從滬江大學轉學到復旦，成為復旦最早的一批女生。「她喜歡自己開車到學校，很多男生就站在學校門口，等她的車路過。因為車牌號是八十四，一些男生就將英語「eight four」念成上海話「愛的花」——從滬江大學到復旦大學，「愛的花」叫遍了整個上海灘。」這一盛況，在時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極深。1980年代，嚴幼韻的女兒回上海探親，跟舅舅去看望一個住在弄堂裏的老先生，這位穿着背心短褲、拚命搖着扇子的老人，一聽說她是嚴幼韻的女兒，馬上說「你就是「84」的女兒。」有意思的是，彼時的楊雪蘭擔任通用汽車的副總裁，而她母親嚴幼韻當年開的正是通用所產的別克車。

書中還寫到昔日上海灘有兩位盛名在外的「七小姐」，一位是盛宣懷家的老七盛愛頤，另一位是孫寶琦家的老七孫用蕃，也就是張愛玲的繼母。盛宣懷和孫寶琦，都是撬動晚清民國歷史的人物，對現代中國之形塑影響甚多。而借由本書作者的文字鋪設的小徑，我們得以在這些名人之後的故事裏翻開現代中國時尚史、社交史的一頁，感受亂世裏的舞步和香氣，隱約察覺中國現代性的另一側面。

有自我：大女主的絕代芳華

收入本書的篇章，韻味悠遠，文筆卻大都輕鬆，以當下流行之網言網語摹寫舊時人物，更是有趣。寫言慧珠的一篇，將其歸為「初代飯圈女孩」，即令人忍俊不禁。書中介紹了民國時期粉絲團「追星」盛況：為自己的愛豆寫吹捧文章為「文捧」；成群結隊包廂佔座兒，在演出現場花式叫好，是為「前台武捧」；還有「後台捧」「文藝捧」「經濟捧」等。不過，民國飯圈女孩對此都視為「隔靴搔癢」，她們的方式「簡單粗暴」，直接用「黃金攻略」，朝台上扔戒指、項鍊，夾帶着情書、手絹。更高級的則是「捧角嫁」。言菊朋的女兒言慧珠便是資深「飯圈女孩」。她的愛豆王金璐，在1937年《立言報》的「童伶競選」中獲得生行冠軍。可惜的是，兩人三觀不同，沒法走到一起。追星失敗的言慧珠，走上了專業學戲的道路，從「飯圈女孩」搖身一變為業界女王。追星而成星，這滿滿的勵志感，是今日「飯圈」萬難攀比的。恰如書中所說，「言慧珠一輩子，拿的是大女主劇本。」

寫越劇名角尹桂芳時，作者沒有用「大女主」這個詞。不



▲旗袍。書中圖片

借從前的明月 安養今天的自己

《從前的優雅》讀後
谷中風



▲《從前的優雅》，李舒著，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



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
更多讀書資訊

過，「一想起來就讓人如沐春風『越劇皇帝』」這個標題，已經生動畫出了「尹大姐」的風範。書中引述了鄧穎超的話：「尹桂芳真是越劇界名副其實的大姐，她品格高」，又以許多生動的事例，講述尹桂芳脾氣是出了名的好，也是出了名的講義氣。「尹桂芳的暖，每一個跟她交往過的人，都能切身感受。」還着重寫了尹桂芳和竺水招這對舞台情侶的故事。在很多戲迷眼中，她倆是拆不散的CP。雖一度鬧翻折檔，也曾天各一方，兩顆心卻始終依偎在一起，沉浮藝海遙相呼應，艱難歲月隔空取暖，這也愈發顯出尹桂芳的善良與包容，也正是這高貴品格，讓她芳華絕代，美得那麼大氣。

不苟且：老名流的生活態度

一如書名所示，本書意在描摹一種「優雅」。承載這優雅的則是作為本書主角的一眾老名流。那麼，當我們說優雅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想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讀罷全書，我以為，優雅是不苟且的生活態度。無論身處何境，奢華也罷，喪亂也罷，優雅者皆能把持自我，有了這份定力，不管活在什麼環境中，都似晴空下盛開的花、風雨裏堅韌的草，外界紛擾不過是不停變換的背景。書中寫朱家潛和趙仲巽夫婦，有這麼一個片段：2003年，有記者到朱家潛家採訪，臨走給朱先生拍照時，朱先生忽然叫停，回身走到牆上「泰岱晴嵐」照片前，這是朱先生85歲登泰山拍攝的作品，這幅照片下方，端立着一方精緻的小畫框，框內是趙仲巽的小照。朱家潛在相框上擺了兩朵紅絹花，方才轉過身來說：「照吧」。這樣的愛情至深至純，給人以心靈震撼。

如前所言，本書着墨更重的是女性，她們或許天性柔弱，但內心強大，對自己、對外界、對一切變化，保持着處之泰然的姿態。《盛愛頤：越艱難越要體面》一篇的主角是「盛七」。1923年，男友宋子文邀她一起南下，出於大家閨秀的身份，她拒絕了，送給宋子文一把金葉子作路費，並承諾等宋回來。7年後，已是民國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回到上海，卻背棄了當年的約定。1932年，盛愛頤結婚，從此與宋再無瓜葛。盛愛頤還有一樁留在歷史上的大事，或許更加重要。1927年，哥哥盛恩頤企圖和兄弟們吞沒遺產，盛七小姐站出來控告盛氏五房男丁，最終獲得勝訴。《申報》為此讚揚：「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財產繼承權，此尚為第一起，影響全國女同胞之幸福，關係甚巨……」寫到此節，作者由衷感嘆：「愛便愛，恨便恨，她的生命裏沒有曖昧不明。」「這樣的盛七，真正是一朵上海之花。」新中國成立後，盛愛頤擔任了里弄小組長，「平時所愛，除了照顧家庭，就是幫助那些不識字的家庭婦女認字讀報，樓下的小花園，她閒暇時種些花草，並不是名貴品種，但她甘之如飴。」後來，兒子被打成「右派」，再後來，她被趕到面對着化糞池的汽車間居住。面對臭味伴着機器轟鳴，老年盛七安之若素，彷彿一切都與她沒有關係。「每次出門，她都把頭髮梳好，衣裳再舊，也是洗得乾乾淨淨。」

優雅是生活方式，也是人生態度。「從前的優雅」發生在從前，卻不僅屬於過去，當本書作者把它從故紙堆中翻出，寫成文字，它便很有可能活在當下。更何況，作者用來描寫優雅的文字本身也是優雅的，飽滿的思想和情感蓄積於筆端，卻是點點滲出而非一洩如注，讀之如吃難得的美食，不忍大口嚥下，任其齒間流轉，獲得一種緩釋的愜意。

書訊

《從香港想像中國》

凡文學都想像，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鮮明地展現了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本書論述這一書寫如何以文學想像的方式參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兼及中國現代文學與香港文學的交匯與相互影響、現代文學向當代文學的轉變。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文學生產」重點梳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的文化空間和文學生產，下篇「話語實踐」選取重要南來作家的文學作品和文藝論爭，討論其中民族主義話語與階級／革命話語的實踐，及其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想像以及作家身份意識的變遷。

►侯桂新著《從香港想像中國：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與現代文學的轉折》，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她們和她們》

《人物》雜誌女性報道集，12個真實的女性故事（9篇深度人物報道+3篇作者獨家自述）。講述這個時代女性的命運和心靈。這是一些女性的故事，由另一些女性書寫，「她們」和「她們」，斑斕多姿、道路各異，卻連在一起。

從鄉村到都市，從不感到毫厘。她們遭遇困境，她們奮力掙扎，她們經歷苦難而保有天真。她們的故事是永恆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從無聲到有聲，從陌生到相逢，從一個人抵達另一個人。這些散發着光與熱的文字，讓共鳴發生，讓理解實現。

►安小慶、林松果、李斐然著《她們和她們》，東方出版社。

